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五十一回 填城堙誓言終有應 締新歡好事竟成空

卻說鐵拐先生對鍾離權說道：「這話又給你猜到了。既然你這般愛猜，我再試試你看。你猜那后羿，可是和他一般得罪，是否即為范杞良前身，兩人一同謫下凡塵呢？」鍾離權略不思索，即笑而答道：「照弟子愚見，后羿絕對不是范杞良的前身，更不必和嫦娥一同下凡。怎見得哩？那后羿罪大惡極，已被玉帝判定了罪案，准他拘留五千年後，仍歸星宿原位。天命已定，怎能挽回得轉。況且，孟姜女夫妻既承師尊恩意，送往凡間，尊師已預備度他出世，可見夫妻倆前程都是非常光明的。要是后羿這等惡魔，怎能有此異數。可見孟姜女確是嫦娥下凡，而范杞良卻另有其人。至於這人是什麼來歷？怎麼和孟姜女連做兩世夫妻，卻不是弟子所能知道的了。還有一層，很明白的憑據，就是從千百年來，降至於今，我們還能望見月光之中那棵大娑婆樹，樹上掛的飯籃，樹下蹲的一個人，這分明就是師尊所講的后羿故事。又可知后羿從被貶至今，始終也不曾離開月宮娑婆樹下一步兒。如師尊所說，玉帝命他受這刑罰，還是從寬處分。業已從寬，豈能再減？只怕不滿五千年，這黑虎星官斷無歸位之望。而在五千年中的人，一定都可以望得見月宮中娑婆樹下那個受罪鋸樹的后羿。這本是他自作之孽，除了玉帝大赦，誰能使他減罪下凡，受我師尊的特恩救度，反為出世的真仙呢？」鍾離權談了這段議論，仙姑等四人又都笑起來。鐵拐先生不覺點頭笑道：「這孩子性質是真個聰明。難為他不假思索，就有這等見解，卻正和事實相合，一點不舛差。豈非絕頂聰明？當時嫦娥感於后羿的情感，癡心妄想，一天迷似一天，星君哪有不聞之理？一經知悉，自然震怒非凡，立刻將他召去，嚴行訓斥，罰他墜落紅塵。嫦娥自知罪重，不敢求恕，只有伏地流涕，默默無言。星君心中倒又有些不忍起來，潛運神機，替他測算了一番，不覺連皺眉頭，慘然無歡，當命嫦娥起來，立在一邊候旨。一面命宣月下老人進殿，親自問他人間婚姻之事。要是不能好合，也可以免去夫婦關係。月老稟道：『凡事皆有個定數。數該合的，就是強分也不能，也有數中注定，只有這點名義關係，沒有實在婚緣的。這種名義，在五百年前早已定下，也是萬萬逃不過去的。』月老又稟道：『請問星君，此論可為嫦娥之事？』星君微微點頭。月老稟道：『此事數已早定。嫦娥命中還該和凡人結兩世夫妻，方能立定根基，永列仙班。星君可不必替他傷懷。』星君聽了，點點頭，令月老退去。因顧嫦娥說道：『你雖然被謫下凡，總是自取之咎。誰許你私茁情苗，攪亂我清淨月府，破壞我莊嚴體制？似你這等行為，我要不先行懲辦，將來終不免天條重處。』那時你便要淪入九幽地獄中去。即使你舊主人王母垂恩，也無法搭救。還不如我這裡先替你發落了去，只要你下凡以後，能夠做個貞節烈女，或能多做些功德，都可以將功抵罪，重歸仙班。這也是一種避重就輕之法。你若是聰明懂事，就該明白這層道理。好好下去做人，將來有個好結局，好前程，才知道我為你的一片苦心。一面還該到瑤池走上一趟，見見你舊主人，把這事的原因稟明。恐怕你羞於啟齒，我再派員送你過去。到了那裡，你舊主自然也沒有不知道的，大概也不必你自陳了。好好自愛吧！事已如此，此間你也不能久留，就快快出殿去吧。』嫦娥奉旨，跪下去叩了幾個頭，含羞含淚地出了殿庭。

「即有星君手下辦公的女仙，督著兩個差弁，將他押送出境。到了瑤池，朝見王母。王母倒不肯怎樣責備，吩咐送去的人說：『回去說，拜上公主，嫦娥應轉凡胎，由我這裡辦妥，不用公主費神了。』來人叩謝而去。王母即命書吏查明嫦娥應去何處投生為宜。書吏說孟家夫妻為人忠實，該得一好女兒。王母便命送嫦娥至孟家投胎。嫦娥叩謝而別，隨同護送人員，離了瑤池，慢慢向中原而來。雲路之中，忽見一朵青白色的雲頭，擁著一個清俊的孩子自側首趕將上來，和嫦娥並行著。嫦娥見那孩子生得儀容秀美，覺得非常可愛。不知不覺的向他瞧了幾眼。不料孩子十分乖巧，見嫦娥盡管著瞧，便笑問：『姊姊可是月殿中的嫦娥姑娘麼？』嫦娥笑道：『你這孩子，怎麼知道我的名字？』那孩子歡然道：『姊姊別當我小，我的年紀，比姊姊大得好幾倍咧。』嫦娥笑而問道：『胡說，你統共這麼一點點的小人，怎見得比我還大？』孩子笑嘻嘻地說：『我要說出證據來，姊姊就得許給我做妻子。我要說不出證據來，聽憑姊姊打我罵我，我決不還手、回口，好麼？』嫦娥聽了，不覺紅著臉，啞了幾口，念他畢竟是個孩子，說的總是玩話，有什麼一定的道理。

「再則也瞧他也實在可愛得很，有心和他鬥趣兒玩，因笑道：『好個不要臉的頑皮孩子，小小的年紀，就想討老婆，虧你說得出來，也不怕難為情。』孩子笑道：『姊姊既這麼說，就是允許我的要求了。姊姊，我們都是天上神仙，出口如山，不許胡賴。』嫦娥笑叱道：『油嘴油舌到這般地步，難道也沒個父母師長管教你麼？』孩子伸出一隻小手膀子，扭住了嫦娥玉臂，挽得緊緊的，一點不肯放鬆，仰起頭笑道：『姊姊盡說我不好，也沒說個不許我做我老婆的話，可見是千肯萬肯的了。我就說個年紀比你大的證據給你聽吧。』鐵拐先生說到這裡，那聽講的人都大笑起來。

鍾離權更聽得非常有興趣，笑得拍手打足，說道：「師父你瞧麼，神仙還有頑皮孩子呢。怎麼你們又都罵我頑皮得討厭呢？」通慧笑道：「這人的頑皮，還比你厲害，你要修成了神仙，還該去拜他做個頑皮老師，也好拐個仙女做你的妻子，可不是頑皮也有好處嗎！我們也從今再不敢嫌你頑皮了。」鐵拐先生也笑道：「這孩子後來就是范杞良。為了個老婆，吃了這般大虧，你們還恭維他咧。」因又說道：「那時候最使嫦娥懷疑不白的，就是被這孩子一扭，那隻臂膊兒，就似給什麼金質的東西扣住，休想動得一動，不覺駭然道：『孩子，怎有這般大的力氣？快放手，再拉下去，我的臂膊就要被你扭斷了。』孩子哪裡肯依，一味傻笑，說道：『好姊姊，親姊姊，你承認我這話不錯麼？快點一點頭，我就放了手。要是不然，我要對不住，施出蠻力來了。』嫦娥只顧和他笑，怎想得到日後的利害。又怕他真個用力相拉，白白吃些苦痛，真不上算。好在只要點一點頭，究竟礙不著什麼？於是笑著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『孩子，這還不夠便宜麼？還不快說出你那憑證來呢？你要說得不對，那時你可仔細，我要加倍地罰你辦你，以儆你下次的胡言亂語，撒謊欺人。』孩子見他已經點頭，就放開手兒。嫦娥羞得滿面緋紅，扭轉頭，只顧趕路，再不去理他。急得孩子忙忙趕上，又要去拉他的手。嫦娥怕他用武，只得站身喝道：『你忒會欺人，應該說的一句也不說，只顧討人便宜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』孩子才告訴他，自己是赤腳大仙的小兄弟披髮仙人。因生性頑皮，不為兄長所喜，但兄長自己也是一個淘氣精。多少道友見了他，都怕他胡鬧。偏偏他又不准小兄弟頑皮，因此就不大服他管教。聽了這兩句，嫦娥就禁不住要笑出來。」

鐵拐先生說到這裡，連自己也不覺莞爾一笑。仙姑、鍾離權等自然更要哈哈大笑。

鐵拐先生笑道：「那時嫦娥卻說得很聰明。他道：『你這就大大的不是了，你兄長總是愛你的，巴望你格外的好。豈有自己淘氣，反禁兄弟頑皮之理。也許他見你不肯用功，雖在仙班，根基未能穩固，正該刻苦勤練才是。比不得他是早已修成不壞之身，是與天地同壽的，隨便說幾句笑話，並無絲毫關係。你卻怎麼比得上他呢，顛倒又怪起他來。只要我做你哥哥，就是不趕你出門，至少也得打你七八頓，才可望你悔過自新哩。』

「幾句話說急了披髮仙人，把頭搖了幾搖，披在肩上的頭髮四散而起，遇風一吹，一根根朝上吹起，情狀越發好玩。嫦娥一面好笑，一面就伸手去替他理那散髮，卻聽他呼的一聲，笑說道：『姊姊，你這話是不錯，但我總不大相信。怎麼小孩子家不許頑笑，反是年紀大的倒可以隨意開人家玩笑呢？這個道理我又不明白了。後來我跟哥哥同赴蟠桃大會，我嫌所得的桃子太小，疑惑王母有心瞧不起我小孩子，便化個蟲兒，到他園中偷摘他的桃子。不料，王母的本領真大。他又得知了，急忙派人來捉我時，我一陣心慌，跳下地來，又把王母最寵的一個侍兒踢傷。侍兒回去哭訴，我愈加畏懼，打算逃出園去。偏偏我兄長赤著一雙大腳，帶領許多人來捉我。我一見兄長，膽子反大了。不但不肯認罪，反把他辱罵了一頓。這一來，才把禍闖大了。我聽得王母法旨，說偷桃不過是淘氣，情尚可原。踢傷侍兒，出於無心，亦屬可要。只是辱罵兄長，大背倫理。神仙隊裡，哪有此等不守規矩的東西？一面嚴責兄長，說他管教無方，督責不嚴，一面將我貶下凡塵，說是再不悔改，便該打入畜生道中，一輩子沒有出頭日子。姊姊，你得替我想，這等事情，可氣不可氣哪！如今我就要回去見過哥哥，再到凡間去走這一遭。姊姊，我倆無意之中在雲中相遇，又蒙姊姊賜我婚姻，有這一段豔福，便到凡間，也還不甚吃虧咧。』

「嫦娥笑道：『胡說，婚姻大事，哪有如此胡亂說合之理？你總是愛淘氣，愛開玩笑，所以一再闖禍。經受了嚴罰，貶下紅塵，就該洗心革面。路途之中，不管認識不認識，如此信口亂談，只怕你將來還要吃苦呢！』披髮仙人聽了，倒把面色一正，大聲說道：『咦，你怎麼倒胡賴起人家的婚姻來了？我不是對你說過，神仙沒有戲言。何況如此大事，焉有隨便說笑之理？一言既定，終身不悔。凡人尚且如此，身為仙人，反可隨便悔婚麼？』說罷，伸拳擲臂，便要和他不依。嫦娥心中有些怕他，又想月老說過，婚姻之事，早在五百年前注定。是是非非，都有定數，豈是孩子們一句笑話可以作得準的？』因即含笑答道：『照你說來，你是一定要我的了？』披髮仙正色道：『怎麼不是？老實說一句，我也不管你肯不肯，也不管有沒有別人和我爭奪，我總是要定了你。』說著，剛剛經過一座城子。披髮仙笑指那城池說道：『說句不好聽的話吧，就算為你之故，有人把我捉去塞這城眼兒，把我活埋在外，我這一道冤魂，也還是一定不肯放你。』嫦娥聽他說到這等地步，雖是半屬戲言，卻說得□分懇摯。況見他如此丰神，如此伶俐，本來早有愛慕之意，不過他是個孩子，心想無論如何不會扯到什麼婚姻的念頭上去。後來聽他自表身世，果然久聽人說有個赤腳大仙、披髮大仙兄弟兩個，覺得他們資格身份，都是很可羨慕的。由不得心中又添出幾分敬意。此時見他以婚事相求，又現出如此誠懇的情意，更不由大大的感動起來。

「正在默運芳衷，輾轉思慮的當兒，那披髮仙又牢牢扯住了他的一隻玉手，輕輕問道：『姊姊，我說得那麼樣兒了，你還懷疑我不是真心麼？老實說，姊姊下凡之後，身為女子，哪有個不嫁男人之理？橫豎是要嫁的，何妨和我結這巧合的天緣呢？』嫦娥不覺忸怩道：『不瞞你說，我本是月中侍兒，身列仙班，逍遙自在。只因一念之慈，眷念橫暴的前夫，因此觸犯天條，理宜發往冥司，還幸星君恩重，只命謫貶人間。這是眼前之事，未曾處分得一步。此時和你一面之交，雲路邂逅，就憑你幾句話，擅訂終身。雖說婚姻大事，五百年前早在月老簿上記載明白，但我不曉得誰是我的丈夫。如果是你，這就好到極點了。萬一另有別人，豈不又多一重波折，多添一重魔劫？正是前罪未消，新孽又種。你得替我想想，這事該怎麼辦呢？』

「披髮仙大笑道：『虧你久列仙班，連這姻緣二字，都還不曾懂得。要知緣者，緣也。有緣之人，千里可繫紅絲。無緣之人，對面也多周折。如今你我無意之中在雲路之上湊巧相逢，又都說得投機，這等不是前緣是什麼？既有前緣，便是姻緣。以我看來，這等姻緣，正可算得天造地設的良緣。要是不然，為什麼你我一在極東，一在極西，偏會同時謫降，半路相逢？試問人世姻緣，有這麼多的巧事麼？好姊姊，你若要是不許我，我敢說句狂言，怕你到了凡間，休說找不到一般謫降同列仙班的人才；只說如此良緣輕輕差過，這等罪名，也和你從前所犯的天條相差不多哩。』嫦娥聽了，不覺吓了一聲，笑道：『好油嘴兒，既說良緣，如何會差過。這可不是你瞎說妄談。也罷也罷，既然你□分誠心，我也就答應了你。』披髮仙大喜，忙問：『姊姊，此話可靠得住，不會變心麼？』嫦娥笑道：『既已允你，如何再會變心？』他倆說到這裡，剛過一條大河，這河的左邊是山。嫦娥就指著山河說：『我既承你如此相愛，無論如何，一定嫁你。就是有人將我從山上丟下水中，我也決不改節！』二人訂了此約，就各分道而散，各人投胎而去。

「照理說，他倆這等婚姻，真可算得天緣巧合。但二人都是負罪貶謫，這一些天條，是斷不能免的。早受刑章，倒早完一天的孽賬。要是夫妻好合，白髮齊眉，那不是來受罪，簡直是來塵世享福來了。所以范、孟的婚姻盡管成就，卻只可望而不可及，始終都不過耽個虛名罷了。」

鐵拐先生說完了這段范、孟慘史，通慧又問：「他們的婚事既成鏡花水月，為什麼還要受那些慘刑呢？」鐵拐先生歎道：「這也不用說了。總而言之，還是他們太不自檢，才闖了禍，馬上就忘了苦痛。半路相逢，不說句正經話兒，倒先訂起婚姻來。這都是大遭天怒的事情。天道最巧，即以他倆自己所甘受的刑罰，施於他們之身，恰正應了他們的盟誓。可謂又巧又公道的辦法了。」眾人聽了，無不悚然。

何仙姑便問：「秦皇如此殘暴，怎還不見報應？」鐵拐先生大笑道：「山中不過數日，世上已歷多年。你們隱處洞府，怎麼能知道人世間的大變故。現在嬴政已歸案陰曹，正在鞫訊之中。他子胡亥嗣位，稱為二世皇帝。我那句亡秦者胡的預言，不久就要實現了。」眾人聽說，才恍然道：「原來亡秦者胡，是指胡亥而言，連我們都還猜不透，想那秦皇本人，怎會想到自己兒子身上去呢？」鐵拐先生笑對何仙姑道：「你們可知道秦皇是怎樣死的？」眾人見問，都愕然道：「弟子們正要請教。」鐵拐先生正待回言，猛聽得石室外面呼呼地起一陣風，一霎時又寂靜了。鐵拐先生笑道：「飛飛出去瞧瞧。你楊師兄來了。」不知來者何人，請看下回分解。